抱朴子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十一 仙藥

抱朴子
內篇・卷十二 辨問
作者：葛洪

內篇・卷十三 極言

或問曰：“若仙必可得，聖人已修之矣，而周孔不為之者，是無此道可知也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聖人不必仙，仙人不必聖。聖人受命，不值長生之道，但自欲除殘去賊，夷險平暴，制禮作樂，著法垂教，移不正之風，易流遁之俗，匡將危之主，扶亡徵之國，刊詩書，撰河洛，著經誥，和雅頌，訓童蒙，應聘諸國，突無凝煙，席不暇暖。其事則鞅掌罔極，窮年無已，亦焉能閉聰掩明，內視反聽，呼吸導引，長齋久潔，入室煉形，登山采藥，數息思神，斷穀清　哉？至於仙者，唯須篤志至信，勤而不怠，能恬能靜，便可得之，不待多才也。有入俗之高真，乃為道者之重累也。得合一大藥，知守一養神之要，則長生久視，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？且夫俗所謂聖人者，皆治世之聖人，非得道之聖人，得道之聖人，則黃老是也。治世之聖人，則周孔是也。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，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。古之帝王，刻於泰山，可省讀者七十二家，其餘磨滅者，不可勝數，而獨記黃帝仙者，其審然可知也。

世人以人所尤長，眾所不及者，便謂之聖。故善圍棋之無比者，則謂之棋聖，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。善史書之絕時者，則謂之書聖，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。善圖畫之過人者，則謂之畫聖，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。善刻削之尤巧者，則謂之木聖，故張衡馬鈞於今有木聖之名焉。故孟子謂伯夷，清之聖者也；柳下惠，和

之聖者也；伊尹，任之聖者也。吾試演而論之，則聖非一事。夫班輸倕狄，機械之聖也；附扁和緩，治疾之聖也；子韋甘均，占候之聖也；史蘇辛廖，卜筮之聖也；夏育杜回，筋力之聖也；荊軻聶政，勇敢之聖也，飛廉誇父，輕速之聖也；子野延州，知音之聖也；孫吳韓白，用兵之聖也。聖者，人事之極號也，不獨於文學而已矣。莊周雲：盜有聖人之道五焉。妄意而知人之藏者，明也；先入而不疑者，勇也；後出而不懼者，義也；知可否之宜者，知也；分財均同者，仁也。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或曰：“聖人之道，不得枝分葉散，必總而兼之，然後為聖。”

餘答之曰：“孔子門徒，達者七十二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，是聖事有剖判也。又雲：顏淵具體而微，是聖事有厚薄也。又易曰：有聖人之道四焉，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。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，獨不可謂之為得道之聖？苟不有得道之聖，則周孔不得為治世之聖乎？既非一矣，何以當責使相兼乎？按仙經以為諸得仙者，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，自然所稟。故胞胎之中，已含通道之性，及其有識，則心好其事，必遭明師而得其法，不然，則不信不求，求亦不得也。玉鈐經主命原曰：人之吉凶，制在結胎受氣之日，皆上得列宿之精。其值聖宿則聖，值賢宿則賢，值文宿則文，值武宿則武，值貴宿則貴，值富宿則富，值賤宿則賤，值貧宿則貧，值壽宿則壽，值仙宿則仙。又有神仙聖人之宿，有治世聖人之宿，有兼二聖之宿，有貴而不富之宿，有富而不貴之宿，有兼富貴之宿，有先富後貧之宿，有先貴後賤之宿，有兼貧賤之宿，有富貴不終之宿，有忠孝之宿，有兇惡之宿。如此不可具載，其較略如此。為人生本有定命，張車子之說是也。苟不受神仙之命，則必無好仙之心，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，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。自古至今，有高才明達，而不信有仙者，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，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，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，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？

夫道家寶秘仙術，弟子之中，尤尚簡擇，至精彌久，然後告之以要訣，況於世人，幸自不信不求，何為當強以語之邪？既不能化令信之，又將招嗤速謗。故得道之士，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，異處而止，言不欲與之交，身不欲與之雜。隔千里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之攻；絕軌跡，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。貴不足以誘之，富不足以移之，何肯當自衒於俗士，言我有仙法乎？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。且夫周孔，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，小小之伎，猶多不閑。使之跳丸弄劍，逾鋒投狹，履　登幢，擿盤緣案，跟掛萬仞之峻峭，游泳呂梁之不測，手扛千鈞，足躡驚飆，暴虎檻豹，攬飛捷矢，凡人為之，而周孔不能，況過於此者乎？他人之所念慮，蚤虱之所首向，隔牆之朱紫，林下之草芥，

匣匱之書籍，地中之寶藏，豐林邃藪之鳥獸，重淵洪潭之魚鱉，令周孔委曲其采色，分別其物名，經列其多少，審實其有無，未必能盡知，況於遠此者乎？聖人不食則饑，不飲則渴，灼之則熱，凍之則寒，撻之則痛，刃之則傷，歲久則老矣，損傷則病矣，氣絕則死矣。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，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。所以過絕人者，唯在於才長思遠，口給筆高，德全行潔，強訓博聞之事耳，亦安能無事不兼邪？既已著作典謨，安上治民，複欲使之兩知仙道，長生不死，以此責聖人，何其多乎？吾聞至言逆俗耳，真語必違眾，儒士卒覽吾此書者，必謂吾非毀聖人。吾豈然哉？但欲盡物理耳，理盡事窮，則似於謗訕周孔矣。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，神靈之物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。甚於服畏其名，不敢複料之以事，謂為聖人所不為，則人無複能之者也；聖人所不知，則人無複知之者也，不可笑哉？今具以近事校之，想可以悟也。完山之鳥，賣生送死之聲，孔子不知之，便可複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？聞太山婦人之哭，問之，乃知虎食其家三人，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，須答乃悟。見羅雀者純得黃口，不辨其意，問之乃覺。及欲葬母，不知父墓所在，須人語之，既定墓崩，又不知之，弟子誥之，乃泫然流涕。又疑顏淵之盜食，乃假言欲祭先人，卜掇塵之虛偽。廄焚，又不知傷人馬否。顏淵後，便謂之已死。又周流七十餘國，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，而棲棲遑遑，席不暇溫。又不知匡人當圍之，而由其途。問老子以古禮，禮有所不解也。問郯子以鳥官，官有所不識也。行不知津，而使人問之，又不知所問之人，必譏之而不告其路，若爾可知不問也。下車逐歌鳳者，而不知彼之不住也。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。諸若此類，不可具舉，但不知仙法，何足怪哉？又俗儒雲：聖人所不能，則餘人皆不能。則宕人水居，梁母火化，伯子耐至熱，仲都堪酷寒，左慈兵解而不死，甘始休糧以經歲，範軼見斫而不入，鱉令流屍而更生，少千執百鬼，長房縮地脈，仲甫假形於晨鳧，張楷吹噓起雲霧，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。”

俗人或曰：“周孔皆能為此，但不為耳。”

吾答之曰：“必不求之於明文，而指之以空言者，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，翱翔八極，興雲致雨，移山拔井，但不為耳。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，複何限哉？必若所雲者，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，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，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，皆必悉委供養，廢進宦而登危浮深，以修斯道，是為家無複子孫，國無複臣吏，忠孝並喪，大倫必亂，故周孔密自為之，而秘不告人，外託終亡之形，內有上仙之實。如此，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？亦又未必不然也。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袟凡三篇，皆仙術也。吳王伐石以治宮室，而於合石之中，得紫文金簡之書，不能讀之，使使者持以問仲尼，而欺仲尼曰：‘吳王閒居，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，不知其義，故遠諮呈。’仲尼以視之，曰：‘此乃

靈寶之方，長生之法，禹之所服，隱在水邦，年齊天地，朝於紫庭者也。禹將仙化，封之名山石函之中，乃今赤雀銜之，殆天授也。’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，而仲尼又知之；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？正複使聖人不為此事，未可謂無其效也。人所好惡，各各不同，諭之以面，豈不信哉？誠合其意，雖小必為也；不合其神，雖大不學也。好苦憎甘，既皆有矣，嗜利棄義，亦無數焉。‘聖人之大寶曰位，何以聚人曰財。’又曰：‘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’，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，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，蔑三九之官，背玉帛之聘，遂山林之高潔，甘魚釣之陋業者，蓋不可勝數耳。又曰：‘男女飲食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’是以好色不可諫，甘旨可忘憂。昔有絕穀棄美，不畜妻妾，超然獨往，浩然得意，顧影含歡，漱流忘味者，又難勝記也。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，輕體柔身，而黃帝逑篤醜之嫫母，陳侯憐可憎之敦洽。人鼻無不樂香，故流黃郁金、芝蘭蘇合、玄膽素膠、江離揭車、春蕙秋蘭，價同瓊瑤，而海上之女，逐酷臭之夫，隨之不止。周文嗜不美之菹，不以易太牢之滋味。魏明好椎鑿之聲，不以易絲竹之和音。人各有意，安可求此以同彼乎？周孔自偶，不信仙道，日月有所不照，聖人有所不知，豈可以聖人所不為，便雲天下無仙！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。”